

主编 傅谨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

〔清代卷〕

拾

图录（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主编 傅谨
副主编 谷曙光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

〔清代卷〕

拾

图录（下）

本卷主编 谷曙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821
20116
10

图录 (下)

本卷主编
谷曙光

目 录

图画日报·世界新剧	1
新茶花	3
续新茶花	81
嫖界现形记	157
义节奇冤	199
黑籍冤魂	255
刑律改良	331
拿鱼壳	397
赌徒造化	463
明末遗恨	519

图画日报·世界新剧

《图画日报》是晚清上海最有影响的石印画报之一。1909年8月创刊，次年8月停刊，日刊，计404期，环球社出版发行。《图画日报》设有“世界新剧”专栏，以连环画的形式记录了清末上海新舞台排演的若干出改良新剧。关于绘图者，部分画稿上有画师的落款和印章，如“咏霓”、“伯良”、“良”、“纯”、“刘纯”，其中“伯良”、“良”、“纯”、“刘纯”皆是同一人；撰文者是该画报的记者，署名一般只一个字，如“珮”、“愿”、“羞”等，具体姓名不详。

新舞台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伶人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与一批社会贤达人士集资，在上海南市十六铺创建的新式剧场。该剧场将旧式茶园改建为半月型镜框式舞台，设有机械转台，采用新式灯光布景，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是国人自建的第一座仿欧洲、日本的新式剧场。新舞台大胆突破、改良创新，排演了大量的时事时装戏，夏氏兄弟、潘月樵等欲藉改良戏剧针砭时弊、开通智识、促进社会进步。作为一种通俗性的画报，《图画日报》长期关注新舞台的改良新剧，并为之写真描述，颇能反映出办刊者的思想倾向。

当时排演的改良新剧虽夥，但多数没有剧本流传下来。诸多剧目，即便是详细剧情和出场人物，也难以知悉。而《图画日报》的“世界新剧”栏目，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忠实记录了部分改良新剧的来龙去脉。恰如记者所云：

新舞台如何演，记者即如何述；新舞台如何之布置，记者即如何之编次；新舞台如何之形容，记者即如何之描摹；新舞台点缀如何之景象，记者即绘写如何之状况。盖记者无本来

之宗旨,依新舞台之宗旨为宗旨;记者无本来之事实,依新舞台之事实为事实;记者无本来之说素,依新茶花之说素为说素。记者实不啻为新舞台诸伶人之傀儡也。

正因如此,“世界新剧”栏目就不能仅仅视为剧情简介,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文献史料价值。从中可知剧情细节、登场人物、剧场布景、舞台调度、演员神态等等。

本卷由谷曙光点校整理。

新 茶 花

第一卷 第一章 新茶花



环球社《图画日报》第一号第六页

世界新劇

新茶化

新茶化一劇為上海某報生壽編述其大意乃日俄戰爭一役有某日越不借犧牲一身遂敵野地國敵諸全國徒兵元帥卒復勝仗遂奉金劇分二十餘萬編華新茶化預劫使錄見奇甚身為國洲夫起茶諸能令則者切善也忽思思應為有功世道之劇煙上海新舞台已於夏月開小蓮堂七蓋所會濟北聲譽真其控新茶化姓等名耐冬世老茶家獨其耐弟而後居鄉間有堂來每耐茶名耐子也足耐冬之悲視為奇貨久矣一日耐冬之母母思法思切囑汝前往位耐冬之母信之當令女隨之以去既再說可算非好人該耐不測奈何母聞要海交集福皮上觀而能耐冬竟不復知良可傷已

未完明日續登得實



环球社《图画日报》第一号第六页

世界新剧

新茶花(一)

探 病

《新茶花》一剧，为上海环球学生会诸君编述，其寓意乃日俄战争一役，有某日妓不惜牺牲一身，盗敌将地图献诸本国统兵元帅，卒获胜仗故事。全剧分二十余节，描摹新茶花堕劫、侠嫁、忍辱、屈身、窃图、朝夫、认弟诸端，能令观者忽喜忽怒、忽悲忽乐，诚为有功世道之剧。经上海新舞台名伶夏月珊、小连生、七盏灯会演，尤觉声容并茂。

按，新茶花姓莘^①，名耐冬，母老家贫，携其弱弟名祝寿，僦居乡间。有堂表母舅某，无赖子也，涎耐冬之色，视为奇货久矣。一日，耐冬之母小病，无赖以探病为由，至耐冬家，诤耐冬以舅母思汝甚切，嘱接汝前往小住。耐冬之母信之，竟令女随之以去。祝寿诧曰：“舅非好人，设姊不测，奈何？”母闻惊悔交集，顽痰上壅而毙。耐冬竟不获知，良可伤已。

(未完，明日续登《拐卖》)

① 此处作“莘”，而后文作“辛”。

环球社《图画日报》第二号第六页

世界新劇三

新茶花

揚貴香

無賴子弟
冬行至中
私負財物
奇貨出賣
地得重價
一生死者
直奉新近
杜防其偽
家子士貴
園利無賴
携利冬來
與揭謀身
借銀一千
冬見此形
覺法不知
為吟無賴
休此開非
久留地無
子羅女曰
係汝等知
並指揚香
即汝等知
汝厚我知
當即來耐
不得思冬
見研冬已
宜推其樹
耐冬惟也
青良為德
無賴子之
向其父食
光

(本文明日續登盜靴)



环球社《图画日报》第二号第六页

世界新剧

新茶花(二)

拐 卖

青

无赖子挈耐冬行至中途，私自计曰：“是奇货也，鬻为妓，得重值，吾一生吃着不尽矣。”邻近有妓院，专诱良家子女卖淫图利，无赖子携耐冬至院，与鸨议得身价银一千元，人银两交。耐冬见此形景，惊悸不知所为，呼无赖子曰：“娘舅盍去休？此间非吾久留地。”无赖子诳女曰：“此系汝舅母家。”并指鸨曰：“是即汝舅母，待汝厚，我暂去，当即来。”耐冬欲辨其妄，无效。明知受骗，奈已入陷阱，不得不忍辱含垢，延此残喘，以冀有脱离火坑之一日。鸨见耐冬色，惊其艳，窃窃私议曰：“是倾国姝，系吾之聚宝盆、摇钱树也。”顾耐冬曰：“汝去后房沐浴，吾有新衣与汝更换。”耐冬唯唯。噫！如花如玉之辛耐冬，受无赖子拐卖，堕入卖笑地狱，旋即更名曰“新茶花”，为此剧中主人翁。呜呼！卖良为娼，无赖子之肉，其足食乎！

(未完，明日续登《盗救》)

环球社《图画日报》第三号第六页



环球社《图画日报》第三号第六页

世界新剧

新茶花(三)

盗 救

青

辛耐冬既被无赖鬻为妓，辛母愤毙，其弟辛祝寿，求其邻居集资市榘。殓其母后，屡向邻居求食，邻恶其频，迭肆呵斥，祝寿吞声忍饿，既哭其母，复思其姊，念孑然一身，竟无噉食处。不得已，乃沿途求食，盖斯时之辛祝寿，已流为卑田院中人矣。一日求乞，途遇胖妇，操北方音，呼祝寿至前曰：“咱老娘看你年纪很轻，何以乐为乞丐？”祝寿低声对曰：“家贫，姊被诱拐，老母因是愤毙，致孤露不能自给，乃至于是。否则安有乐为丐哉！”胖妇曰：“吾年老无子，汝愿母我乎？我饭汝。”祝寿踌躇曰：“可。”于是即呼妇为母，随之偕归。见有纠纠者三人在，截发西装，呢冠革履，手执短銃，似出洋游学回国者。妇指之曰：“是均有道之盗也。子其随之学道，果能学习行走，循资按格，何患不成操戈矛之大道哉！”

(未完，明日续登《恶报》)

环球社《图画日报》第四号第六页



世界新劇
新茶花
一男一女

無賴子貪
千元之紳
致事世死
陷於冬於
地累稅毒
為通幸氏
清白傳家
至此竟成

一男一女
媼之下
天通有知
親施其或
與如當無
賴子檢十
元之銀幣
欲照版道
以歸行銀
通函裝之

三盜各持
旁一年幼
盜以令無
性命無賴
執事春宵
既而足千
而相出才
宜春綠著
願在花園
之非放關
世間再富
春珠真賴
少年之朋

三盜各持
旁一年幼
盜以令無
性命無賴
執事春宵
既而足千
而相出才
宜春綠著
願在花園
之非放關
世間再富
春珠真賴
少年之朋

少年之朋
春珠真賴
世間再富
願在花園
宜春綠著
而相出才
既而足千
執事春宵
性命無賴
盜以令無
旁一年幼
三盜各持



环球社《图画日报》第四号第六页

世界新剧

新茶花(四)

恶报

青

无赖子贪千元之利，致辛母死，陷耐冬于娼，累祝寿为盗。辛氏清白传家，至此竟成一男盗女娼之下场。天道有知，报施岂或爽哉！当无赖子检千元之银币，欣然取道以归，行经荒僻处，骤遇西装之三盗，各持手枪，旁一年幼者，持钢刀。三盗叱令无赖子留下囊金，免伤性命。无赖子慌惑不知所措，知非钱无以救命，因将所得耐冬之身价，悉数献出。盗执银券省视久之，问无赖曰：“咦？察汝鼠目獐头，必非巨贾，是千元之币，从何处来？速实供，勿杀汝。”无赖子无奈，尽吐其实。而初出茅庐之小盗辛祝寿，闻刺心语，悉入其耳鼓，遥认之，果自称为堂表娘舅之无赖子也。窃自语曰：“渠贪千元利，致陷吾为盗、姊为娼，后顾茫茫，团聚何日？肝肠寸裂，恨不手刃此獠，特不知三盗将纵之归耶？抑杀之耶？”旋闻三盗同声曰：“汝诚忍心害理，天道所不容者。与其留在世间，再害良民；不如送往枉死城，与人间除一害。”举手枪轰击，无赖子歿。三盗叱祝寿曰：“汝其持刀戮之，为初发利市之纪念，并壮少年之胆略。”祝寿手软目瞪，勉从盗命，戮数刀，随盗而归。

(未完，明日续登《逼乞》)

環球社《圖畫日報》第五號第六頁

世界新劇(五)
新茶花(青) 逼乞

祝壽偕有盜婦盜婦逆諸門見有盜有喜色知今日買賣必得彩語
 奪盜曰辛苦。盡往休息盜婦之而此時之幸祝壽垂頭喪氣苦不
 自禁念一身漂泊日與豺狼為伍後顧茫茫大非了局雖本販手奪
 盜大仇已報然此生不知何日重見天日默然自思幾大
 中劫忽聞盜婦大聲曰汝來節汝無為盜資格亦無救
 人程度生感米之相易仍去街頭作乞人得金
 銀歸與汝食否則我家無坐食者誰來養
 若野徑耶力逼之祝壽無奈思做出門
 沿路求食終日不得一文餓甚姑
 返家求盜婦賜一飽盜婦叱曰
 不得錢錢死勿來祝壽
 復奔馳路旁見祝壽少
 年二人祝壽竊喜趨向
 少年節救困苦狀
 涕頭不顧而去而
 祝壽已困憊不
 堪言狀大
 有求生不
 得求死不能
 之苦噫安得
 有熱心人
 慨人出
 而極此
 榮榮無告
 之孤兒伴
 仍骨肉團圓
 以享人世完全之
 幸福哉



(未完)明。結登完志

环球社《图画日报》第五号第六页

世界新剧

新茶花(五)

逼 乞

青

祝寿偕群盗归，盗妇逆诸门，见群盗有喜色，知今日买卖必得彩，语群盗曰：“辛苦了，盍往休息？”盗诺之，而此时之辛祝寿垂头丧气，苦不自禁，念一身漂泊，日与豺狼为伍，后顾茫茫，大非了局。维幸假手群盗，大仇已报，然此生不知何日重见天日，默默自思，饥火中烧。忽闻盗妇大声曰：“汝来前！汝无为盗资格，亦无杀人程度，生成求乞相，曷仍去街头作乞人！得金银归，与汝食，否则我家无坐食者，谁来养若野种耶！”力逼之，祝寿无奈，忍饥出门，沿路求食，终日不得一文，馁甚，姑返家，求盗妇赐一饱。盗妇叱曰：“不得钱，饿死勿来！”祝寿复奔驰路旁，见纨绔少年二人，祝寿窃喜，趋向少年前叙困苦状，求渠少周急。二少年掉头不顾而去，而祝寿已困惫不堪言状，大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苦。噫！安得有热心慷慨人，出而拯此茕茕无告之孤儿，俾仍骨肉团圆，以享人世完全之幸福哉！

(未完，明日续登《探友》)